

萨拉·凯恩戏剧作品《4.48精神崩溃》中的诗学象似性与生命体验

陈泓丽¹ 刘明录²

(1.2.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桂林 541006)

摘要:

萨拉·凯恩是英国当代女性剧作家, 其遗世之作《4.48 精神崩溃》, 描绘了精神疾病患者心理崩溃的轨迹, 该剧以诗意化语言将生命与死亡的主题娓娓道来。本文基于认知诗学中的诗学象似性理论, 分析剧本中图形象似模拟的由生命感知的具象化苦痛, 以及数量象似在文本中展现的关于生命存在的自我反思, 进而探究两者如何交相辉映, 以直观的文本形式赋予读者极致的生命体验。在剧中, 凯恩把现实生活中备受压抑的人们精神意识和情感赤裸裸地呈现于舞台之上, 她力图通过这部诗剧阐释生命是如何通过苦痛这种被动性经验在自我反思中实现主体性的重建, 激励人们“记住光明并坚信光明”。同时, 本文展现了凯恩先锋式写作技巧与这种生命体验的内在联系, 对阐释《4.48 精神崩溃》的作品风格及深层意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萨拉·凯恩; 《4.48 精神崩溃》; 诗学象似性; 生命体验

The Poetical Iconicity and Life Experience in Sarah Kane's *4.48 Psychosis*

Chen Hongli¹, Liu Minglu²

(1.2.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

Sarah Kane is a contemporary British female playwright. *4.48 Psychosis* is her

作者简介: 1. 陈泓丽,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2. 刘明录,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外文学研究。

last work in her life which tells about the process of mental breakdown of a female patient and her thoughts on life and death. Based on the poetic iconicity in cognitive poe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igurative pain perceived by life as simulated by graphic iconicity in the script, and the self-reflection of life existence as demonstrated by quantity iconicity in the text. It explores how these two things combine to bring readers the ultimate life experience in the form of intuitive text. In this play, Kane presents the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and emotions of the oppressed people in real life directly, and she tries to explain how life rebuilds subjectivity in self-reflection and self-denial through the passive experience of pain, so that people can “remember the light and believe the light”.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helps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ne’s pioneering writing skills and this kind of life experience, and to explain the style and deep meaning of *4.48 Psychosis*.

Key words:

Sarah Kane; *4.48 Psychosis*; poetical iconicity; life experience

0 引言

萨拉·凯恩 (Sarah Kane, 1971—1999), 被誉为“英国继莎士比亚与品特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 是西方“直面戏剧浪潮”代表人物之一。她的一生只留下五部作品, 但她的每一部作品都给当时的英国剧坛带来了极为震撼的冲击与影响。她的创作极具爆炸性和戏剧张力, 经常探索人性、暴力、疾病、创伤等议题。而她在1999年创作的《4.48 精神崩溃》(*4.48 Psychosis*) 于2000年6月首次在伦敦皇家剧院 (Royal Court Theatre) 上演。这出剧讲述了一位女性精神病患者自杀前的心理挣扎历程, 剧中有大量关于死亡、病痛描写, “自我感知的表达似乎变成了一个痛苦的过程”(Kanslz, 2017), 而把它看作凯恩自杀前的遗书对评论家来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Saunders, 2002: 110)。此外, 也有学者将目光投向该作品的文本结构与“生命”主题。剧本的诗歌结构完美展现了“直面戏剧”的特点 (Ngada, 2024), 凯恩运用了互文的技巧将对抑郁症和自杀的探讨巧妙蕴含于文本结构之中 (Diedrich, 2013)。然而, 不能简单地将《4.48 精神崩溃》视为凯恩的“自杀宣言”, 剧中凯恩式的创伤治愈方式隐含了生命的“希望之光”(钱激扬、邵安娜, 2010), 剧中生命的延异性、同一性和循环性都体现了凯恩的生命哲学 (于文思, 2018)。纵观以往, 不难发现, 这

些研究虽敏锐地指出了剧中呈现的生命主题与独特的文本形式，但少有学者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所以，这也是本文选用象似性的理论进行研究的契机。

象似性 (iconicity) 体现了文本特征，且能对篇章结构产生制约作用 (Hiraga, 1994: 5)。研究诗歌类作品，一是研究作为外在世界的生命体验之现象学；二则需挖掘情感如何借由语言结构，以象似之姿展现生命体验 (Freeman, 2009: 7)。《4.48 精神崩溃》一剧，其文本结构近似于诗歌，象似性特征鲜明，剧本用图形象似模拟了生命感知的具象化苦痛，以数量象似展现了生命存在的自我反思，以最直观的文本形式赋予读者极致的生命体验。凯恩亦借此剧力图阐释生命如何在苦痛这一被动经验中，历经重重自我反思而重建主体性。鉴于此，本文试从诗学象似性的视角出发，剖析凯恩的先锋式写作技巧与生命体验的关系，进而阐释《4.48 精神崩溃》的作品风格及深层意蕴。

1 图形象似性：生命感知的具象化苦痛

图形象似性 (graphic iconicity) 指文本呈现出的某种可见的物理形式 (熊沐清, 2012)，即文本通过书写形式来临摹状物，以图示意。图形象似性颇为直观，它是文本内容、意蕴与其形式之间的一种巧妙契合，能够触动读者心弦，引发强烈共鸣，进而抒发作者更为深沉的情感。《4.48 精神崩溃》作为剧本，其文本形式别具一格，堪称象似的典范，文本展现出块状、线状、犬牙状等多种形态。凯恩匠心独运，将文本形状与主人公所感知的苦痛紧密融合，以具象化的方式生动地呈现给读者。在剧本开篇，一连串数字犹如方块般杂乱无章地嵌入文本之中：

100					91
		84			81
	72		69		
			58		
	44		37		38
	42				
		21			28
		12	7		

(Kane, 2001: 5)

象似中的象形是以语言形式的视觉效果来反映内容，强调语言形式与内容的相似（Haiman, 1980）。图中的数字排列凌乱，给人一种四处游荡、漫无目的的感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秋天树叶凋零在空中飘荡，无力且空虚。这些数字方块的凌乱镶嵌也象征了主人公混乱的心理状态。而最终，数字以“7”单独结尾，“7”是《圣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数字，但却是精神完美的象征（Johnston, 1990: 71）。然而，剧本中凌乱的方块数字和主人公自我认知的清醒状态并不矛盾。上面的数字出现时，主人公正处于失眠状态。失眠将人们置于这种情境下：与实词范畴的决裂不仅是一切客体的消失，更是主体的湮灭（Levinas, 2004: 113—114）。在失眠中，主人公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和内心的思考很清晰：“当他醒来他会羡慕我整夜无眠的思考和用药后依然清醒的话语。”（凯恩，2006: 218）在这种失眠状态下，帮助人们把握周围现象的实词变得模糊、无力，这意味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描述和解释世界的能力，主人公感受到一种语言上的空虚和无力。这是一种深刻的孤独和无助，“一屋子无表情的脸木然地盯视着我的苦痛”（凯恩，2006: 219），因为周围的一切客体似乎都变得陌生和不可理解。而这种现象会导致主人公自我意识和存在体验的湮灭，即主体的湮灭：“大剂量服药，割腕然后上吊自尽。”（凯恩，2006: 220）他人并不理解主人公的苦痛，只是认为主人公有病得治。所以，数字凌乱排布是他人视角下的主人公的精神状态，然而，她自身的意识是格外清醒的。

主人公很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处于撕心裂肺的苦痛中，但却无法向周围人阐释，她的这份苦痛在周遭的漠不关心中更显沉重。因此，在剧本中，凯恩将这种苦痛具象化，以更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

flash flicker slash burn wring press dab slash

flash flicker punch burn float flicker dab flicker

punch flicker flash burn dab press wring press

punch flicker float burn flash flicker burn (Kane, 2001: 22)

译文：炫目 闪烁 砍 烧 绞 榨 戳 砍

炫目 闪烁 拳击 烧 漂 闪烁 戳 闪烁

拳击 闪烁 炫目 烧 戳 榨 绞 榨

拳击 闪烁 漂 烧 炫目 闪烁 烧（凯恩，2006: 241）

选文的这种块状的排列形式在视觉上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感，像一堵墙挡在读者面前，令人感到窒息。文本展现的形状与文中“flash flicker”词义对应，营造出一种快速、混乱、近乎疯狂的视觉效果，使人眼花缭乱，这些词语的堆砌模拟了一种感官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绝望状态。另外，这些词的词义还带有强烈的破坏性和激烈的情感色彩。slash 通常指迅速切割的动作（霍恩比，2018：2018），而 burn 则意味着燃烧、毁灭（霍恩比，2018：275）。在文本中，这两个词的组合象征着主人公内心的痛苦、愤怒和自我毁灭的冲动。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是内心产生的激烈反应。她宁愿承受失去身体的苦痛，也要留下她炽热的爱，她认为这种美丽的疼痛诉说着她生命的存在（凯恩，2006：242—244）。苦痛直指心灵最深处的脆弱性、人类生存的极限条件。（Wilkinson & Kleinman，2016：13）剧中展现的是真实的意识流动，触动的也是每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苦痛体验，是可被读者感知的生命体验。

而剧中的图形象似性不只有块状，还有线状象似：

100
93
86
79
72
65
58
51
44
37
30
23
16
9
2

（Kane，2001：23）

与前文对比，这里的数字排列整齐，竖列分布，每一个数字都像是在一座座孤岛上面，这与主人公内心的孤独和与外界的隔离相呼应。数字从三位数、两位数到一位数，像箭头直插入大地之中，像一把刀直穿心脏，到最后只剩下了“2”。如果“1”表示统一，那么“2”肯定就表示有差异。（Johnston，1990：49）主人公非常了解自己，她一直认为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是分割的，她的灵魂是被理性束缚的：“清醒发生在惊厥的核心，其间疯狂在分割的灵魂中被炙烤。”（凯恩，2006：243）因此，此刻的“2”诉说着灵魂和肉体的分裂之痛。在强烈的、撕心裂肺的苦痛面前，人会彻底降格（Levinas，1991：108），面临着完全失去自由的危险（姜宇辉，2020）。她在后面的叙

述中渴望着上帝和神父的救赎，渴望他们成为医生拯救她的灵魂，给予她自由。剧本中竖形排列的数字像是人从天堂直跳入地狱一般，将这种灵魂深处的孤独、空虚、苦痛呈现出来，带给读者一种刻骨铭心的疼痛之感。

而剧本中图形象似性的例子不只有以上选文，通览全文后，可以发现整个文本就是一个象似性——语篇象似性，并且文本中既有语篇象似性中的图形象似，又有语篇象似性中的心理活动象似。在上文分析文本图形象似时，避免不了对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分析，即她的灵魂在失去自由后感到无尽的痛苦，而她逐渐开始通过这种苦痛体验对自我主体的否定与反思，而这种苦痛的残酷和欲望密不可分（De Voe, 2011）。“割去我的舌头，撕去我的发，截去我的四肢，拔去我的牙，剜去我的双眼”（凯恩，2006：242—244），这里的每一个词都彰显了极致的肉身分离之痛，主人公愿意体验这极致的生命苦痛，也想要得到爱和自由。剧中的苦痛居于肉体与灵魂、现实与想象之间，这是一种抽象与具体并存的苦痛，这种以文本之象形展现的具象化的苦痛也使读者听到主人公响彻云霄的生命之音。并且，在体验极致苦痛之后，死亡和拯救也随之出现，主体对爱和自由的欲望使得生命力再次活跃起来，主体逐渐转向自我，对生命的存在开始反思。

2 数量象似性：生命存在的自我反思

文学作品中的选词、排版并不随意，尤其是诗歌、短篇小说。作为诗剧，一些台词在剧本中重复出现，具有典型的数量象似性。因此，以下将从数量象似性的角度来分析《4.48 精神崩溃》。数量象似性指语言表达的数量与作者意图、主题等因素相关，对意在强调的内容，作家会赋予更多篇幅（熊沐清，2012：10）。在凯恩的这部剧作中，数量象似性尤为明显：

I am sad

I feel that the future is hopeless and that things cannot improve

I am bored and dissatisfied with everything

I am a complete failure as a person

I am guilty, I am being punished

I would like to kill myself

I used to be able to cry but now I am beyond tears
I have lost interest in other people
I can't make decisions
I can' eat
I can' sleep
I can' think
I cannot overcome my loneliness, my fear, my disgust
I am fat
I cannot write
I cannot love
My brother is dying, my lover is dying, I am killing them both
I am charging towards my death
I am terrified of medication
I cannot make love
I cannot fuck
I cannot be alone
I cannot be with others
My hips are too big
I dislike my genitals

(Kane, 2001: 4)

剧本中有段台词集中表现了对自我的否定，以“*I*”开始，后接否定、负面意义的词句有 23 句，它们犹如一场无法逃离的暴风雨，猛烈地冲击着主人公和读者的主体世界。这种负面情绪的密集罗列不仅揭示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极度混乱与痛苦，还通过数量的不断增加，强化了这种负面情感的强度和广泛性，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她心灵深处的绝望与无助。文本中，“*I can' t...*”的结构被频繁重复，这些关于基本生理功能无法执行的表述，生动描绘了主人公生活的瘫痪状态，她的日常活动如进食、睡眠、思考和决策等皆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这种结构的重复不仅是对主人公困境的强调，更是通过数量的累积，逐渐在读者心中勾勒出一幅绝望生活的图景，加深了读者

对她所处绝望处境的理解与同情。进一步地，这种充满自我否定的表述方式，通过数量的积累，层层递进地展现了主人公对自我的极度负面评价和深陷绝望的境地。她不仅对自己感到彻底的失败，还多次提及对身体的不满和厌恶，从“我肥胖”到“我的臀部太大”，再到“我讨厌我的生殖器”（凯恩，2006：217），这些表述无不透露出她对自己的深深厌恶。这种对自我的负面认知，与她内心深处对灵魂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绝望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使她越发沉沦于痛苦与绝望之中，无法自拔。在精神病患者的主体身上，稳定连贯的身份受损，“我”与“非我”界限模糊（Carazo，2006）。然而，主体性却并未随之消散。她想要停止这种痛苦的想法，使主体重获生命的掌控权，这些话语在她的脑海中不断重复：

How do I stop?

...

How do I stop?

A tab of pain

How do I stop?

Stabbing my lungs

How do I stop?

A tab of death

How do I stop?

Squeezing my heart (Kane, 2001: 18)

译文：我如何停止？

.....

我如何停止？

一片疼痛

我如何停止？

刺着我的肺

我如何停止？

一裹死亡

我如何停止？

缠着我的心脏（凯恩，2006：236）

数量象似性作为诗学象似性既指大的句法成分、复杂的形式，也指话语数量与主题、作者意图等的相关性。（熊沐清，2012）所以，语言存在的单位数量越多，其信息量越大。主人公反复问了自己8次，前4次内心的声音是沉默的，而后的回答，她重复了量词的使用，将“pain”和“death”实体化，用带有痛感的“Stabbing（刺）”和“Squeezing（缠）”这种残忍痛苦且难以摆脱的词语给读者营造了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应答话语中的头韵和“-ing”的音韵结合也使得这种破碎感更加强烈。这种破碎、

不连贯的思想，这种密集的重复质问，深入到了人类意识的最原始形态，它打破了逻辑与理性的束缚，将读者带到了一个充满混乱的精神世界。这种强烈的异化感和绝望感，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主人公紧紧束缚，使她在否定之中越陷越深。“我不知道我是谁”（凯恩，2006：235），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自我质疑，它还是主人公在绝望深渊中的一声嘶吼，是对自我的反思。在英文版的剧本第10页到第12页中，主人公3次拒绝医生查看伤口。她对外在世界的态度充满了恐惧与排斥。她感到自己与外界格格不入，甚至对医生的治疗也充满了怀疑与愤怒。这种对外界的不信任与排斥，实际上是对外在事物控制了自己灵魂的深深恐惧。这些都透露出一种对内在灵魂状态无法掌控的绝望。她尝试用各种方式（如自杀计划、药物尝试）来寻找一种对肉体、对灵魂的掌控感，但实际上却陷入了更深的混乱与无助之中。因此，主人公试图通过隔离自己“避免让灵魂暴露在外在危险之下，避免外在事物控制它”（福柯，2018：57），从而进行对自我存在和死亡的反思。主人公经历了深刻的心理折磨和绝望，最终迈向自杀的边缘。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不断地质疑现实、挑战自我认知，身处苦痛，寻求某种形式的解脱或拯救以求新生。这迫使主人公对自我和生命存在进行深刻反思。

因此，主人公前文对自我的否定并非简单的对自我主体的贬低，经过思维的层层缠绕，这种认知逐渐形成一种反思。这些频繁出现的否定性台词，构成的是一种深刻内向的、与自我紧密相关的反思性行为，这种反思不仅指向对自我认知的深掘，也触及了对死亡必然性的诘问，以及对生命存在本身意义的探寻。主人公不只是否定了自我主体的存在，她更想强调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反思：“No hope No hope No hope No hope No hope No hope No hope No hope.”（Kane，2001：12）“No hope（无望）”重复了7次，通过这一短语，凯恩强调了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绝望和无助感，强调了主人公的控诉，即她的爱人迟早会死亡，这是对生命有限性与终将消逝本质的深刻否定，但同时也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刻反思。因此，在剧本中读者能看到主人公不仅对生命进行过否定，对死亡也进行了否定。在她脑海中求死和求生的欲望交杂着：“别让这杀了我……我求你救我别让这疯狂把我吞入潜意向的死亡”（凯恩，2006：236），求死的欲望被否定，生的希望从死的向往中破壳而出。主人公的思维经过一次次的自我否定将逻辑与连贯性撕得粉碎，留下的只有关于生与死的“否定之否定”的思维螺旋。而“死亡”在历代哲学家看来都是终极性的否定命题。死亡是哲学思想的归宿，亦是践行的引导（Hadot，1998：275）。在有关死亡的沉思中存在着一一种特殊的生命体验：人们体验到的是一种超越了日常琐碎、直面

生命本质的深刻情感，这种体验促使个体去审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剧中主人公身陷无尽的痛苦与绝望深渊，不懈地探求自我，反复质问生命的意义。其内心独白字字珠玑，满载着对死亡深深的恐惧、对孤独无边的绝望，以及对爱与被爱热切的渴望。此番体验，犹如剥茧抽丝般揭示了人性中最为脆弱却也最为真实的一面。与此同时，剧中极端的情感表达借助数量象似的手法，生动模拟了人类在直面死亡时的无助彷徨与奋力挣扎，以及在绝望深渊中渴求生命意义的迫切心境。它引人深思，促使每一个体反省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找寻存在的真谛，在孤独与绝望的泥淖中寻觅爱的救赎之光。

3 萨拉·凯恩与象似性：重建主体的极致生命体验

英国剧作家萨拉·凯恩有四部剧作均创作于1995年至1999年，此时正值20世纪90年代的“酷不列颠（Cruel Britannia）”，也称“直面运动（In-Yer-Face Movement）”的伦敦戏剧运动背景之下。凯恩的戏剧因其对暴力毫不妥协、淋漓尽致地直观刻画而声名鹊起，凯恩本人也被誉为“西方直面浪潮代表人物”，因此，她的戏剧也被归为“直面戏剧”之列。此类戏剧以直白无讳、粗犷豪放、性爱纠葛及暴力呈现为要旨，意在运用震撼人心的表现手法激起观众的广泛讨论与深刻反思（Sierz, 1998）。在她最后一部剧作《4.48 精神崩溃》中，暴力、创伤、死亡等主题层层累积，最终凝聚成一曲极致的生命体验绝唱。

这出剧的台本呈现形式和凯恩前几部戏剧截然不同：凌乱的文本排列、大量的数字插入、剧本没有对话者的标注以及甚至连主人公也是未具名的角色等。诗学象似性反映了现实世界与作者—读者观念世界的映照性相似，换言之，这种文学文本构造了一个作者、读者观念中相似的可能世界（熊沐清，2012）。正因如此，这种语篇象似与隐喻象似的结合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完整的“凯恩世界”。隐喻是一种认知行为，以源域同目标域之间的某种象似性联系（iconic relations）为基础（Panther, 2006: 162）。在人类的认知中，思维和语言是其根本，隐喻将主观的经验以感知方式展示出来。在《4.48 精神崩溃》中，也不乏隐喻象似的表达，凯恩所运用的意象独树一帜，尤为引人注目。剧中，蟑螂与小鸡这两种意象的呈现，更是独具匠心，意味深长。凯恩在这出剧的一开始就将意识（consciousness）比作十万只蟑螂（cockroach）在肆意

爬着。当光束投射而入，蟑螂顿时慌不择路、四处逃窜，其情状与主人公那纷乱无序、难以驾驭的思绪形成了鲜明的呼应。这些令人极度不适、面目可憎的蟑螂意象，如同利刺般深深扎入读者与观众的感官之中。凯恩凭借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象似元素，直截了当地揭示了角色内心的深切苦痛与生存的重重困境。那看似杂乱无章的文本布局，绝非文字的随意堆砌，而是对角色内心苦痛与混乱状态的真切象似。此种象似手法的运用，令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角色所承受的极端精神折磨与生命体验，进而激起强烈的情感共鸣与深刻思考。

而在凯恩生活的 20 世纪，精神错乱被视为高超感知的标志，能显示出超凡脱俗和愤世嫉俗的情感（桑塔格，2003：34）。剧名中的“4.48”象征着凌晨时分，这是萨拉·凯恩常常因精神痛苦而醒来的时刻，也是被认为生理上人们精神错乱达到极致、最易自杀的时刻（凯恩，2006：300）。凯恩在创作《4.48 精神崩溃》时，正深受抑郁症的严重困扰，这部作品不只是其个人痛苦的表达，更是万千被困灵魂痛彻心扉的思绪映照。它是凯恩的最后一部戏剧，也是她死后才上演的作品。这出剧以诗歌的形式呈现，探讨了心理疾病和自杀的主题。与凯恩之前的作品相比，《4.48 精神崩溃》在写作风格上有所不同，它更侧重于语言的表现力（Armstrong，2014：37），这种象似的表现力给人带来对生命更直观的体验。不仅如此，这部戏剧还深刻地探讨了苦痛、自我和生命的主题。《4.48 精神崩溃》是她对早期剧作内涵更抽象的表达，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于文思，2018），也表达了凯恩对个体在复合社会中的困境即主体性缺失的强烈关注。

福柯认为主体性倾向于人的主动和自由行动（福柯，2018：59），强调主体与精神的关系（福柯，2018：32）。而战争却无情地摧毁了人的主体性，使个体陷入身体和精神不受控制的困境。尤为重要的是，个体困境在二战后成为一个普遍且深刻的话题。众所周知，20 世纪的历史篇章里，两次世界大战赫然在目，成为 20 世纪不可磨灭的重要烙印。凯恩的剧作，虽未直接铺陈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恢宏场景，但字里行间却巧妙地融入了世界大战的斑驳元素，令人回味无穷。在剧中，主人公的思绪突然就从蟑螂“a blanket of roaches”（Kane，2001：19）跳到了“cease this war”（Kane，2001：19），而后便是凯恩对犹太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所遭受的暴行的揭露。“roaches”除了蟑螂的意思之外，还有大麻的含义（霍恩比，2018：1850）。在凯恩另一部作品《清洗》中，格雷厄姆便是因为在集中营里吸毒过量而死的，这一情节巧妙地触发了

凯恩将满地蟑螂与战争相联系的灵感，进而将笔触转向战争时期边缘弱势群体的深切苦痛。这种苦痛以一种扭曲变形、错乱失序的形式展露无遗，现实世界的冷漠与疏离如同利刃，将他们的内心世界割裂得支离破碎。凯恩以细腻的笔触，深刻地揭示了边缘群体的无尽苦痛，其话语间绝望与恐惧交织，自我厌恶的情绪涌动，共同构筑了一种强烈的生命体验。这种既荒诞不经又真切可感的描绘方式，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切地理解和体悟边缘弱势群体在生存边缘的苦痛与挣扎。

凯恩的戏剧是对人性极限的不断探索（Obis，2008）。在暴力和权力的肆虐下，生命沦为被操纵的客体。而苦痛，则是生命对暴力和权力的有力反抗，是主体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在这一刻，主体于苦痛中觉醒、回归，进而实现重建。剧中展现的抑郁症表征和医患关系促使读者审视自我社会位置，动摇了受害者、加害者与旁观者的界限（Tyser，2008）。而这象征了生命的力量以及主体性的回归。即使主体一度被操控，其生命力依然能被激发，展现出强大的能动性，引起读者共鸣。凯恩在剧本的最后说道：“小鸡还在蹦跳，小鸡不会止步。”（凯恩，2006：253）“小鸡”不停跳舞，象征了主人公的生命力，动态感的画面使凯恩看到生命的希望，但同时也象征了生命的脆弱，可即使虚弱，生命的自由、灵魂的自由也是不会停止的，主体性终会回归、重建：“我没有死的欲望，从未自杀过。”（凯恩，2006：254）被社会抛弃的绝望的个体，陷入被动性苦痛的主体同样可以见证自身的真理（姜宇辉，2020）。这种见证在凯恩的《4.48 精神崩溃》中是撕心裂肺的，是直击灵魂的：“我以死相许的生的需求——被爱。”（凯恩，2006：252）主体对于“被爱”的极端追求，以苦痛来实现，这本身就是主体能动性的体现。《4.48 精神崩溃》中对主人公的精神错乱的记录，也是凯恩对自我精神状态的真实记录，但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精神正常的人的意识状态。这种错乱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桑塔格，2003：35）。这种悟彻状态，在凯恩的《4.48 精神崩溃》中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它不仅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人类普遍性情感体验的艺术升华。这种状态，尽管充满了苦痛与挣扎，但却属于“人之常情”，因为它源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和对爱与自由的深切渴望。这些渴望，作为人类共有的生命体验，是主体性及生命力的直接体现，它们在对抗死亡、暴力与权力的压迫时显得尤为坚决与不屈。凯恩凭借她独树一帜的戏剧语言，将主人公的心理世界剖析得入木三分，令观众在深受震撼与强烈共鸣中，重新审视自身生命体验，深刻反思生命存在、爱与自由等本源性议题。

4 结语

凯恩的戏剧以直白无讳之笔触，将暴力与死亡袒露无遗，然其深意远不止于此。她凭借先锋的写作技巧与诗学象似性的巧妙融合，构筑了一个残酷骇人的认知世界：借助图形象似性，生命感知的具象化苦痛被精准模拟；数量象似性则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深刻自我反思，以最直接、最直观的文本形式，赋予读者震撼人心的生命体验。此等独特艺术手法，生动展现了极端境遇下生命主体性的顽强抗争，以静态文字演绎出动态的生命力量之舞。在凯恩那直面现实的戏剧舞台上，生命并非全然脆弱，它蕴藏着对抗权力、蔑视死亡的磅礴伟力。剧中，爱与自由等美好瞬息如流星划过，短暂而璀璨，与否定性、残酷性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且后者似乎成了永恒的背景。凯恩以戏剧为镜，直截了当地揭示了现实中受压迫者的精神意识与情感，意在唤醒人们对自我主体及生命力量的深刻认知，同时，她深切呼唤人间温情与关爱，倡导以爱相拥，珍视生命中每一抹稍纵即逝的光明，让这短暂且宝贵的生命之旅，因这些深刻而有意义的瞬间而光彩夺目：记住光明并坚信光明。（凯恩，2006：240）

参考文献

- [1] Armstrong, J. Cruel Britannia: Sarah Kane's Postmodern Traumatics [M] . Bern: Peter Lang AG, International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14.
- [2] Carazo, C. S. P. 4.48 Psychosis: Sarah Kane's "Bewildered Fragments" [J] . Bells: Barcelona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2006 (15): 1-9.
- [3] De Voe, J. Cruelty and Desire in the Modern Theater [M] . New Jersey: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4] Diedrich, A. Last in a Long Line of Literary Kleptomaniacs: Intertextuality in Sarah Kane's 4.48 Psychosis [J] . Modern Drama, 2013, 56(3): 374-398.
- [5] Freeman, M. H. Blending and Beyond: Form and Feeling in Poetic Iconicity [C] // Jaén-Portillo, I. & Simon, J. (eds.). The Cognition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8.
- [6] Haiman, J. The Iconicity of Grammar: Isomorphism and Motivation [J] . Language, 1980, 56(3): 515-540.
- [7] Hadot, P. The Inner Citadel: The Medit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 [M] . Trans. Chase, M. Cambridge and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8] Hiraga, M. Diagrams and Metaphors: Iconic Aspects in Language [J] .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4(22): 5-21.

- [9] Johnston, R. D. *Numbers in the Bible: God's Design in Biblical Numerology* [M] . Grand Rapids:Kregel Publications, 1990.
- [10] Kane, S. *4.48 Psychosis* [M] . London: Methuen Drama, 2001.
- [11] Kanslz, M. “Born in the wrong body” : The articulation of sexual self-perception in Sarah Kane's *4.48 Psychosis* (Review) [J]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Drama in English*, 2017, 5(2): 277-291.
- [12] Levinas, E. N. *Essais sur le penser-à-l' autre* [M] .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91.
- [13] Levinas, E. N. *De l' existence à l' existant* [M] .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2004.
- [14] Ngada, U. Cruelty, Horror, and Human Deprivation in Sarah Kane's *4.48 Psychosis* [EB/OL] .(2024-07-01) [2024-11-29] . <https://www.cambridge.org/engage/coe/article-details/667fcea25101a2ffa8d97be7>.
- [15] Obis, É. This isn't tat. This isn't bric-a-brac” (*Phaedra's Love*): the Poetics of Things in Sarah Kane's Theatre [J] . *Études britanniques contemporaines*, 2008 (35): 111-126, 190-191.
- [16] Panther, K. Metonymy as a usage event [J] .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rrent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2006 (1): 147-185.
- [17] Saunders, G. *Love Me or Kill Me: Sarah Kane and the Theatre of Extremes* [M] .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8] Sierz, A. Cool Britannia? “In-Yer-Face” Writing in the British Theatre Today [J] . *New Theatre Quarterly*, 1998, 14(56): 324-333.
- [19] Tycer, A. Victim. Perpetrator. Bystander: Melancholic Witnessing of Sarah Kane's *4.48 Psychosis* [J] . *Theatre Journal*, 2008, 60(1): 23-36.
- [20] 霍恩比.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9版 [M] . 李旭影,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21] 姜宇辉. 苦痛隐喻与主体性之重构——晚近中国电影中的血之叙事 [J] . *文艺研究*, 2020 (9) : 111-122.
- [22] 米歇尔·福柯. 主体解释学 [M] . 余碧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23] 钱激扬, 邵安娜. 《4.48 精神崩溃》中的希望之光 [J] . *当代外国文学*, 2010, 31 (2) : 92-99.
- [24] 萨拉·凯恩. 萨拉·凯恩戏剧集 [M] . 胡开奇,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 [25] 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M] .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26] 熊沐清, 试论诗学象似性的涵义与形式 [J] . *外国语文*, 2012 (6) : 7-13.
- [27] 于文思. 萨拉·凯恩戏剧中的生命哲学观——以后期剧作《渴求》与《4.48 精神崩溃》为例 [J] .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1) : 64-69.